

浙江青年作家整体亮相

“文坛新浙军”令人瞩目

贴着人物行走

□施战军

在全国任何一个其他省份,很难找到像浙江实力这么强、阵容这么整齐、结构这么合理的一个创作团队,不仅是小说、散文、诗歌、评论都很有成就,是整体生机都很好的一个省份。张忌是我熟悉的作家,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艾伟就曾经向我推荐过张忌,那时候我就对张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两三年张忌写得少了一点,今年又开始来劲了,在《人民文学》杂志也刚发表过一篇小说。张忌小说叙述非常成熟,慢慢悠悠把一个个物性性格最后都写到充分的程度。像《搭子》这篇小说,写到了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张忌的写作不是用非常狂躁的节奏来推进小说,而是非常平静,里面又别有慧心,给人感觉这个作家既聪明又耐得住性子,人物性格都很鲜明。这个小说中,亚飞的烦恼和对小美的担忧是一个基本的故事,但通过这个故事带出了一群朋友或者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写的肯定不是人本的故事,但又绝对不是人渣的故事,归根结底是写人的故事。

另一篇小说《宁宁》,是写一个渴望尊严的女技师的故事,这个尊严并不是通俗意义上我们所说的而是真爱的尊严。比如在风月场里的人,她是很难对一个类似于嫖客这样的人动情的,可偏偏写了她对这样一个男人动了情。有一个细节非常动人,和一般我们看到的风月小说不一样,看了那个细节之后,感觉张忌忘了类似于鲁迅的《准风月谈》,写了一个准风月小说。这个细节是这样的:男人眼睛里进东西了,女主人公告诉他不要揉,接着她问了男人一句:你嫌我脏吗?男人有点惊讶,摇了摇头,然后她凑近他的脸,伸出舌头迅速舔了他的眼睛。男人愣在那里睁大眼睛,睫毛湿润,似乎受到了惊吓,她就问他好了吗?他答了一句“嗯”,笑了。他知道这个场景会在今后很长时间里坚固地留在他的记忆里。这是小说里非常关键的一个细节,这样的动作出现,一个是说明女主人公很聪明,但进一步说明她确实把对面这个人当做人来看,而不是当做一个嫖客。还有,这里问到“你嫌我脏吗?”这句话,突破了这个行业里的内心禁忌,但张忌就想通过禁忌之上把这个人物写出来。此外,有很多细致的内容,包括场景转换等等,像张忌这么技术娴熟的作家处理得非常娴熟,具备了一个好小说家的素质。

在我看到的“70后”和“80初”的作家群里面,张忌是非常突出的,是特别会叙述的一个作家。

张忌小说里面有很多日常的场景描写,包括化妆、交费、约会这样的故事,我很佩服张忌怎么能写得这么细腻。一个作家,他得体贴了,体恤了女主人公才能够写得这么细腻。从张忌的写作中,我感受到,一个作家不妨锤炼锤炼自己,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固然很容易,但一个跟自身差距很大的人物能不能写?一个好的作家无论写恶棍还是流氓,写底层或者高层的人,首先得把心交过去,要完完全全贴着人物走才能写出来。张忌在这方面完成得非常好。

顾文艳是一个1991年出生的留学生,《欢笑记》确实把我吓了一跳,我觉得这个小作家真是一个才女。整个小说的题目和要讲的故事,是很难得见的一种既有现实感同时又在现实之上的感觉,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读吴玄的《玄白》就有这样的感受,写得非常实,但最后你发现他写的并不是这件事,尽管所有笔墨都用在这件事上。《欢笑记》刻画了廖弈婷这个人物,从笑容赢得一切,所有的光环都在她身上,于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羡慕嫉妒恨。笑容在这个小说里被无限放大,充分发挥了一种文学的想象能力。小说虚构了算命先生以及学校的生活之间产生的联系,事实上不仅是写一个校园,而是写人的群体,这种群体的概括力和象征力,在现代文学初期的时候鲁迅他们就是这么做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国际视域的小说。这本专辑里她还有一篇短的散文,叫《群人》。她探索了散文陌生的文体,这类散文过去就有,它不给你说是什么,而是指一些即时的场景,可能会把不相干的东西加进来,她写的是“群人”而不叫“人群”,事实上是写情感和心绪的复杂性。这个《群人》的文笔比小说还好,这种很短的散文,就像过去30年代梁遇春等作家们擅长的文笔,显示了顾文艳非常突出的一种才华。

女性的唯美与悲情

□张燕玲

简儿和沈晔冰这两位青年女作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都是善感、唯美的;第二,在她们的写作里面,都呈现出浓郁的女性气质,以及对于人生周遭的感性讲述,每一篇都充满着女性的悲情;第三,两位女作家都是素描高手,作品都极具画面感。

简儿的散文基本上都是一些及物的、灵性的散文,以善感的慧心,以淡雅简洁的文字和事物,以情入文,甚至用光和影这种巧妙来捕捉人生时光,比如说人生的各种美妙的情境,尤其是生活细节,像器皿比如瓦罐,像节气比如清明节、端午节等等。实际上所有物件是写人和物的关系,笔还是落在写人,尤其是女人的心思。我个人比较喜欢她写的《邮局》。《邮局》这一组有四个角度:邮局、油菜花、教堂、爱侣,勾勒了四个隐晦的生活细节,以及生活中的小故事,写得非常灵动、真切,甚至还包括了一点点生活的皱纹,很用心。在写作上体现的风格,简儿基本上善于从小切口入文,从非常细微的一件事、一个物中挖掘出人生百态、时代的变化以及人性,有一种比较真诚的写实的精神,尤其是擅长用一些细节来触及她自己的真实性。另外,刚才提到了文化背景问题,她有比较浓郁的古典诗词的韵味以及民俗的韵味。

简儿善于用文字去创造一幅画面画,画面感很强,描摹一个个细节,像一幅幅古朴的、线条简洁的、韵味丰富的简易画,里面的意境是淡淡的、清远的,蕴含着人性的温暖和善意。当然了,也有一些曲笔,比如说《荒村记》中,有一些象征意义,描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荒村。其实我觉得她是写梦境,也许是她的桃花源,也许是她的理想国,她觉得这是一条她永远走不到尽头的小路,一直要走下去,要在荒村里面学会模仿。我就在想:如果她学会了模仿,她又是一个及物的散文家。她总是写幸福的女儿女,幸福的人生,包括里面淡淡的、一丁点的忧伤。但这个及物是不是应该触及到生活的深处?简儿是否要思考一下审美的深度?因为生活的深处写了永远的女儿女,不会有永远年轻的女人,也不会有永远受宠的妻子,小镇里面也不会永远有伤痛的的人们。那么这种伤痛,生活深处的伤痛我觉得是简儿将要面临的,也就是要使审美拓展到生活的深处,然后再加上淡雅、沉静的陈述,我想她的写作也许才更有艺术的张力。

沈晔冰的诗歌,我读了差不多20首,有我很喜欢的,也有不太喜欢的。可以说她是一个对美、对善的歌唱者,她写了这么多献给母亲的诗、献给秋天的诗、献给青春年华的诗,还有一些写运河、写相思的诗。有一点我蛮感动,她确实是在身心游走,她的身心和生活是水乳交融的,穿透了自己人生的疼痛和欢心,也有对自我的追问和对命运的思考。

她的作品画面感很强。尤其是诗歌,用她的话说,觉得自己一直亭亭玉立地站在她的诗和画的落款处。

沈晔冰也写了一些微散文,这些微散文充满着命运的宿命感,写一个小女孩昏迷了30天,当医生宣判她不行以后,在让家里面做后事的最后一秒钟,病人醒了,母亲在惊喜中晕倒,其实她母亲是累倒的。可以说她的微散文向善、向美,也有艺术空白,特别是在结尾,最后一分钟写满了运气与宿命感偶合的因素。也有几首不是我很喜欢的,比如写给《一生守候的母亲》《走过梧桐的我们》,这里面用了散文化的语言,就是用大家公共的话语,我很想听到沈晔冰自己的,既是大家的心声又属于她个人的诗句,也就是刚才商震说到的个人化的表述。在诗歌里面,寻找个人诗句是很重要的。



写作趁年华

□臧军

作,其中,年纪最轻的作家为1991年出生。

回望20世纪前半叶,浙江作家占据中国现代文学“半壁江山”,形成了令人瞩目的“浙江潮”现象,鲁迅、茅盾、夏衍、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等浙江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创作了一批里程碑式的优秀作品,形成各具特色的审美趣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学创作。这些大家们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在年轻时创作的。

世俗生活里的精神涌动

□阎晶明

专辑的意义和价值自不待言,这些年轻的作家在今天还坚持中短篇小说,本身就非常值得我们肯定。

这个专辑里收了雷默的两篇小说。我觉得《气味》是一篇非常典型的短篇小说,是一篇把世俗的生活场景和戏剧性的场面或者是情调能够融合起来的小说。这篇小说描述了个小伙子如何去接近陌生女孩的故事,这里还提到了其他人的生活,包括警察的生活都牵进去了,这些情节的设置都非常有意思。而且在相识过程当中又引出了另外一个层面的生活,那就是拆迁。从香水过渡到拆迁这个事情的过程中,看上去简单,但效果非常好,而且在叙述中非常讲究。在这篇小说里,女性的态度、言谈,以及她们的姿态都非常重要,但小说在叙述过程中,始终以两个男性的正面为基本形态,通过这样两个男性的叙事视角来看待女性,非常有意。

另外一篇《殿堂里灯火通明》,是写一个家庭故事,一种不太稳定的家庭关系。这类小说其实在短篇小说里是非常常见的,但要叙述得好还真是不容易。我觉得这个小说做到了。他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或者他自己想体现的效果都表达出来了,即在家庭里面,爱与恨到底是怎样一种互相制约、互相牵制、互相制衡的关系,一种对爱的怀疑和确认。小说中有很多具有一定紧张度的场面,雷默比较好地进行了掌握和叙述。

当然,他的小说也能够看出一些细节方面的明显瑕疵。比如《气味》里面,那个小伙正想会被同事发现的时候,突然有一辆小轿车开了过来,然后玻璃窗摇下来,发现是自己单位的领导,跟他打了一声招呼问他去不去上班。这虽然起到了内心紧张的作用,但这个人物就出现了这么一下,跟小说没有什么关系。作为一个精致的短篇小说,这种瑕疵是不应该出现的。

草白的短篇《木器》写得非常好,整个小说布满了爷爷和奶奶每天关注死亡问题的讨论,这种讨论一方面是关于死亡的恐惧,另一方面是对死亡的一种无所谓,同时又是互相戏谑,对死亡消解的过程。这个小说里面最突出的一个意象就是“木器”,这个木器其实是爷爷生命的最后一个升华,

他爷爷曾经用木器做过一个小船,但是这个小船被家人丢弃了。到了100岁的时候,爷爷每天躺在床上,其实不是无法忍受将死,是无法忍受活的百无聊聊,他最后将小船改做成一副棺材。小说结尾就是爷爷躺在这个棺材里面再也没有出来,是生是死没有说,这是非常巧妙的一个想法。

但这个小说我有一点想跟草白讨论的,就是当我们强调爷爷垂死状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卧床不起或者神智不清的人,但当提到他跟奶奶吵架或者自己要制造木器的时候,又没有让人感受到他是百岁老人的状态,所以这两种状态还需要再进一步趋于合理化。另外,小说结尾是这个木器变成一副棺材,我当时看了第一段就想到这个结局。短篇小说在于一种期待,在于一种价值和道德追寻过程当中,既要和读者期待相吻合,又不能与读者的猜测太吻合。这可能跟写作技巧的掌握有很大关系。

草白另一篇小说《年年有余》,也是写一个家庭故事,是关于爱和恨的转移的话题。这个小说里边制造的是一种不安宁的气氛,因为小说一开始就说他们家所有人都想让他哥哥出事,而且出大事,就知道他这个哥哥在家里面是一个非常不安定的因素,下面讲的故事都与这一点有关。这个小说叙述上非常细腻,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创作能力。我觉得全家人,包括父母、奶奶和“我”本人,都希望哥哥出大事,就像把一根钉子从家里拔走一样,其实是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悬念,最后这个悬念能否成立,是这个小说所要做的很重要的功课。我感觉草白设置这个悬念还不够充分,写得还不够狠,没有彻底想好如何处理哥哥这个角色,对哥哥状态的把握不是很好,所以到最后,他哥哥到底是好是坏,就跟上一篇爷爷的是生是死一样,有点模糊化。《木器》说不知生死是不愿意写生死,或者不愿意直接写生死,让精神层面的东西能够更多的挥发出来,让小说的意味体现出来。但《年年有余》这么处理的话,就跟开头所设置的悬念产生了一定的距离,这样就会在小说感受方面有一点薄弱。同时这个小说少了一点高潮,也没有突变和转折。

这次“新荷计划”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集中阅读了浙江青年作家的作品。浙江在做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非常有功的事情,为年轻作家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关注年轻人就是关注文学的明天。

小说部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首先说一下张忌,我没有想到他是1979年的,我觉得他叙事的成熟提早了十几年,他跟“60后”作家都有得一拼。张忌的叙事非常细腻,而且他的转换、腾挪,小说技术性的问题处理非常到位,他让小说有了一种弹性。我认为张忌是继艾伟之后从宁波走出来的又一位优秀的小说家。

雷默的两篇小说都不错,雷默善于捕捉生活中一些另类的视角、另类的题材。两篇小说都存在一个问题,前面所有的铺垫都不足以引出最后的结尾,转换不够。

关于朱个,我觉得有两个特点,一

是很善于在短篇里面暴露人生大的东西,二是对男女情感微妙的一些地方也能够通过小说展示出来,对存在的怀疑、对心灵的表现都非常到位。

草白的《木器》这篇小说我比较喜欢,通篇非常流畅、华丽,小说语言非常好,她在这批年轻人中是比较突出的。

我重点讲一下“90后”作家蒋嘉骅的长篇小说《斋冷》。这个小说给了我很大的惊奇,难以想象这么一个体量,这么一个形态的小说,是出自于一个23岁的作者。虽然蒋嘉骅自己将小说归类为

推理小说,其实这个小说不仅仅在于推理,更有它的丰富性。比方说,它的容量本身就很丰富,有非常丰富的历史知识,既有推理的因素,也有武侠小说的一些元素,所以是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都融为一体的写作。浙江本身就是类型小说的大省,有一批类型小说作家,但是这个23岁的年轻人,他的小说里面历史的知识、材料那么丰富,说明他做了很好的功课,包括对武侠、幻影术等等,都很研究。

除了小说体量方面具有丰富性之

敢于尝试、探索创新的风气,一贯是浙江作家的优良传统。此卷“新荷小辑”里收录的青年作家作品,风格各异,文风活泼不拘一格,形式上不乏大胆创新,不少作品更显露出对传统的挑战甚至反叛精神,充分体现了青年人的活力和锋芒。在内容上,既有对日常生活的精微表达,又有对人性深处的独立思考;既有对现实社会的客观呈现,又有对乌托邦世界的奇思妙想……这些都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们小荷已露尖尖角,他们的创作态势让我们对浙江文学的传承充满了希望。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真诚地期盼与祝愿:所有将写作视为梦想的文学青年,珍惜好时代,写作趁年华,在自己的逐梦之路上走得更久、更远!

(作者系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我从《江南》杂志上看到“新荷小辑”特刊,特别感慨。我读过很多浙江作家的作品,但“新荷小辑”里选的作家和作品,我几乎都是陌生的。在阅读时,我读到1986年出生的青年诗人叶琛的组诗,其中一首叫《热爱所有的陌生》,我觉得这个标题用来描述我面对“文学新浙军”时的心情还是挺贴切的。

从去年开始我就从每期的“浙江作协信息”上了解到“新荷计划”的进展。突出的感觉是,浙江省作协在历年人才培养计划的基础上又加大了步伐,增加了力度,在结构文学创作梯队、培养文学新生力量、凝聚文学后备人才、打造“文学新浙军”上的组织工作更精细、更实际、更具操作性了。同时,浙江省作协相关业务部门在这项文学工程中的执行力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从今年初开始,浙江省作协就启动筹建“青年作家人才库”,一百多位具有创作实力的青年作家涵盖其中,这其中“70后”、“80后”作家一定占绝大多数,他们是逐步走向成熟的一批文学人才。他们的创作涉及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领域,虽然我不一定认识他们,但一些作家的作品我从刊物上读到过,也从网上搜到过。他们的名字和作品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已经得到更多媒体的传播。另外,“新荷计划”青年作家研修班以及10位具备创作实力的青年作家,与目前在全国活跃的、密切关注当下创作的10位评论家“一对一”辅导结对活动,以及青年文库、青年文学之星等工作的开展在文学界也产生了良好的效应。

我还注意到,“新荷小辑”选登的21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其中年纪最轻的作家是1991年出生的顾文艳。她那篇《欢笑记》以一个高中漂亮女学霸的“笑颜”为主线,讲述她从不笑不开口,到突然不会笑,经历了从众星捧月到备受冷落的人际关系的变化,以及内心的挣扎与煎熬,最后,她终于心灵开窍、顿开笑颜的过程。顾文艳透过她观察的那张“笑脸”,挖掘青少年在成长期间人心和人性的变异。这篇小说有顾文艳从生活中细致的观察和体验,也有文学的想象,她能把观察和想象融为一体描述出来,而且把内心活动表述得准确真实,说明她的文学感觉异常灵敏。读她的这部作品时,我能联想到自己青春年少时对一些人和事的态度,挺亲切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的人也特别敏感,也爱好文学,只是他们不能把这种感受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而顾文艳的潜力就在于她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不仅仅能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同时也关注和表述别人的感受,而且不断地感受不断地表达。这大概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和一个可能成为大作家的写作者的区别所在吧。“文学作品是用来让人快乐的,所以我的小说是那种轻松但又有价值的”。这是我在顾文艳的一篇访谈里看到的话,就我这样的读者而言,倒是蛮喜欢这样的文学“价值观”。因为我相信,一个有这样写作初衷的作家也一定是个达观快乐的人。我还看到顾文艳早期一部小说《打个饱嗝真舒服》,看了这个题目我就忍俊不禁。想到自己像她那个年纪,饱餐一顿后,不止一次地、心满意足地对我的同学同事说“吃撑的感觉真爽啊”。还想到了老诗人姚振函的那首《在平原吆喝一声很幸福》的诗歌。我们是三代人,年纪相差三五十岁,我们经历了不同的时代,我们的出身背景、生存状态迥异,我们的写作环境和写作方式都截然不同,但一点点简单的快乐却让我们们的感受那么相像。我想说的是,无论经历了多少年代,无论人的年龄差距有多大,无论高低贵贱,人对爱恨情仇、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是一样的。作家的社会功能就在于他们能用文字表达、描述这种人类亘古不变的共同感受。

外,我更看重他小说里的幻想性元素。整个案子是源于一次江湖上的传说,是五个人物的换位心。这是蒋嘉骅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因为这种元素让整个小说有一种腾飞的感觉,区别于一般的类型小说。另外,整个小说的叙事是多视角的,不是第一人称的叙事。这个值得商榷,好处是每个人心理情感都能够兼顾到,但坏处是阅读的时候会带来阅读的疲劳,因为老是在换视角,还没有搞清楚是谁,视角就换了,这个需要商榷。我认为,在这么一个长篇里面,转换视角不易超过三次,如果多了,整个结构上就容易出现问题。

对于蒋嘉骅,我提两点意见:一个是人文的追求,所有的类型小说里面,要有人文的追求才能走远;第二个是人物的对话,写的是明朝的人物,但我读下来都是当代人的感受,有脱离之感。

『热爱所有的陌生』

□胡殷红